###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创造力与感知的人类学研究\*\*

\*\*系列主编\*\*：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英国阿伯丁大学

本系列丛书探讨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感知、创造力和技能之间的关系。其共同目标是超越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中将居住世界视为已完成对象的既定方法，转而关注那些不断将这些对象带入存在的创造性过程，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生活。

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涉及运动或姿态，本系列丛书特别关注这些创造性运动与其产生的痕迹之间的关系。同样，在考虑人工制品的历史时，这些研究突出了制造者兼使用者的技能及其带来的转变，而不是追踪它们作为完成品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整合。

本系列丛书将具有跨学科导向，其关注点始终在于跨学科的实践：即与其他学科共同进行人类学研究，而不是对这些学科进行人类学研究。通过这种“与”人类学，它们旨在实现一种既全面又过程性的理解，致力于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而不仅仅是为了达成最终的综合性结论。

---

### 行走之道

\*\*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编辑\*\*：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和乔·李·维冈斯特（Jo Lee Vergunst）

英国阿伯丁大学

\*\*出版社\*\*：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集团

伦敦和纽约

\*\*首次出版\*\*：2008年由Ashgate Publishing出版

\*\*2016年由Routledge再版\*\*

2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OX14 4RN

711 Third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 USA

Routledge是Taylor & Francis集团的商标，隶属于informa公司

\*\*版权\*\*：© 蒂姆·英戈尔德和乔·李·维冈斯特 2008

蒂姆·英戈尔德和乔·李·维冈斯特根据1988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主张其作为本书编辑的道德权利。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包括复印、录音或通过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复制或利用本书的任何部分。

\*\*声明\*\*：

产品或公司名称可能是商标或注册商标，仅用于标识和解释，无意侵犯。

\*\*英国图书馆编目数据\*\*：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创造力与感知的人类学研究）

1. 人类 - 环境影响 2. 步行 - 跨文化研究 3. 地理感知 - 跨文化研究

I. 英戈尔德，蒂姆，1948- II. 维冈斯特，乔·李

304.2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数据\*\*：

行走之道：步行中的民族志与实践 / [编辑] 蒂姆·英戈尔德和乔·李·维冈斯特。

p. cm. -- （创造力与感知的人类学研究）

包括参考文献和索引。

ISBN 978-0-7546-7374-3

1. 人类 - 环境影响 2. 步行 - 跨文化研究 3. 地理感知 - 跨文化研究

I. 英戈尔德，蒂姆，1948- II. 维冈斯特，乔·李。

GF51.W38 2008

304.2--dc22

2007051241

ISBN 9780754673743 (精装)

2014年转为数字印刷

---

### 目录

插图列表 vii

撰稿人简介 ix

前言与致谢 xi

\*\*引言\*\*

蒂姆·英戈尔德和乔·李·维冈斯特 1

\*\*第一章\*\*

在走得太远之前：与马来西亚彭亨州森林中的巴特克狩猎采集者同行

莱·塔克-波（Lye Tuck-Po） 21

\*\*第二章\*\*

行走的故事；留下足迹

艾丽斯·莱加特（Allice Legat） 35

\*\*第三章\*\*

行走的困境：比较视角

托马斯·维德洛克（Thomas Widlok） 51

\*\*第四章\*\*

跟随蹄印的脚步

佩妮尔·古奇（Pernille Gooch） 67

\*\*第五章\*\*

在景观中表演与做景观：巡游实践、视觉与归属感

肯尼斯·R·奥尔维格（Kenneth R. Olwig） 81

\*\*第六章\*\*

聆听时间的声音：与圣徒同行于安达卢西亚村庄

卡特琳·伦德（Katrin Lund） 93

\*\*第七章\*\*

日常生活中的旅行与关怀

乔·李·维冈斯特（Jo Lee Vergunst） 105

\*\*第八章\*\*

穿越废墟

蒂姆·埃登索（Tim Edensor） 123

\*\*第九章\*\*

走出教室：在阿伯丁街头学习

伊丽莎白·柯蒂斯（Elizabeth Curtis） 143

\*\*第十章\*\*

魅力工程与行人赋权：日内瓦案例

索尼娅·拉瓦迪尼奥（Sonia Lavadinho）和伊夫·温金（Yves Winkin） 155

\*\*第十一章\*\*

“带一条线去散步”：行走作为一种美学实践

雷蒙德·卢卡斯（Raymond Lucas） 169

\*\*第十二章\*\*

可收藏的地形：行走、记忆与记录山脉

海登·洛里默（Hayden Lorimer）和卡特琳·伦德（Katrin Lund） 185

---

### 插图列表

多拉·尼特西扎（Dora Nitsiza）和莉莎·杰拉梅卡（Liza Jerameka）寻找用于软化皮革的石头 41

克里斯蒂安·拉波尔德（Christian Rapold）、阿巴库布·//加姆//加埃布（Abakub //Gam//gaeb）和托马斯·维德洛克（Thomas Widlok）在18/18交汇处记录当地关于土地的故事 57

在度数交汇处的GPS读数，被称为“交汇舞”，访客通过向不同方向迈步以在GPS显示屏上获得完整数据 62

一名步行者在山坡上滑倒 110

阿伯丁的花岗岩路面 112

一名步行者在爱丁堡的亚瑟王座上行走 113

阿伯丁国王学院外的小学7年级学生和AEEC领导者 144

位于埃斯勒蒙特大道42号的公寓楼，虚构人物杰米·克雷格（Jamie Craig）的住所，也是阿伯丁工人阶级维多利亚时期的证据 145

作者作为AEEC导游时使用的注释手册 147

[和10.5] AEEC“梦想盒”，用于记录步行中体验到的地点的想法、感受和绘画，作为回到教室后进行想象性建设的基础 150, 151

10.6 孩子们在富迪（Footdee）停下来思考 152

瑞士的相遇区域，呈上升趋势 160

口袋花园：长椅作为魅力的框架装置 162

塞尤热特步行桥（Passerelle du Seujet），流水与行人融为一体 163

行走艺术 164

巴黎通道 174

《在东京迷路》的流程图 178

《在东京迷路》中的拉班舞谱样本 179

《在东京迷路》中的建筑原型 180

源自塔可夫斯基电影《潜行者》的迷宫区域布局 181

完整的迷宫，源自《在东京迷路》 181

《在东京迷路》中的照片示例 183

---

### 撰稿人简介

伊丽莎白·柯蒂斯（Elizabeth Curtis）是阿伯丁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蒂姆·埃登索（Tim Edensor）是曼彻斯特都会大学文化地理学高级讲师。

佩妮尔·古奇（Pernille Gooch）是隆德大学人类生态学系高级讲师。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是阿伯丁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索尼娅·拉瓦迪尼奥（Sonia Lavadinho）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领土发展系研究员。

艾丽斯·莱加特（Allice Legat）是阿伯丁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

海登·洛里默（Hayden Lorimer）是格拉斯哥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系高级讲师。

雷蒙德·卢卡斯（Raymond Lucas）是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建筑系研究员。

卡特琳·伦德（Katrin Lund）是冰岛大学地质与地理系讲师。

肯尼斯·R·奥尔维格（Kenneth R. Olwig）是瑞典农业科学大学景观建筑系教授。

莱·塔克-波（Lye Tuck-Po）是环境人类学家，隶属于Naga研究小组和HeritageWatch。

乔·李·维冈斯特（Jo Lee Vergunst）是阿伯丁大学人类学系RCUK学术研究员。

托马斯·维德洛克（Thomas Widlok）是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荷兰奈梅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伊夫·温金（Yves Winkin）是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社会科学教授。

---

### 前言与致谢

让我们开始吧。2005年9月，我们在阿伯丁大学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活动，简称为“行走研讨会”。尽管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传统的研讨室里度过，但参与者讲述的旅程让我们感觉仿佛已经走遍了远近各地，无论是非凡的还是日常的地方。在空闲的下午，我们去了本纳奇（Bennachie），阿伯丁自己的山，穿过森林爬上开阔的山坡。我们从脚下安静的松针走向粗糙的巨石、石楠和呼啸的风，这时我们大多停止了交谈，但继续行走。

研讨会的目的是开始探索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者在工作场所中行走实践的多样性。我们感到，尽管“行走方式”这一主题可能经常出现在民族志学者的田野笔记中，但在他们最终撰写和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中却很少见到它的身影。它似乎被推到了幕后，通过将“有目的地做什么”（比如到达某个地方）与“如何做”（通过一步步沿着路径到达那里）分离开来。我们想通过关注这两者来探索可能的见解。因此，我们邀请参与者将他们在田野中与人们一起行走的实际经历带到研讨会上，以探索生活是如何沿着路径在地面上展开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回应了这一任务。在他们提交的论文中，他们不仅描述了人们如何通过他们的居住地行走，还反思了行走作为一种民族志研究技术。作为研究者，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是世界的居民，需要找到最好的方式在其中行走。对每个人来说，学习如何行走是一个没有明确起点或终点的过程。同样，一次行走或一段旅程的结束——实际上是一次暂停——通常标志着另一次行走的开始。所以让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研讨会参与者的努力。除了保罗·巴苏（Paul Basu）之外，所有参与者都包括在本卷的撰稿人中。我们还要感谢阿伯丁大学人类学系的许多成员和朋友，他们也参与了讨论。研讨会得以举办，得益于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对一项为期两年（2004-06）的研究项目的资助，该项目题为《从地面出发的文化：行走、运动与场所营造》（RES-000-23-0312）。本卷第8章报告了该研究的部分成果。最后，我们很自豪地推出这本作为《创造力与感知的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一卷，并感谢Ashgate出版社的尼尔·乔丹（Neil Jordan）在启动该系列丛书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帮助。

乔·李·维冈斯特和蒂姆·英戈尔德

阿伯丁，2007年5月

---

### 第一章

\*\*引言\*\*

蒂姆·英戈尔德和乔·李·维冈斯特

我们的行走从何时开始？它何时会结束？我们无法记得，也永远不会知道。在这方面，行走与交谈非常相似，两者都是我们所认为的人类生活形式的本质特征。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交谈时，我们已经开始交谈了；只有在我们离开后，那些留下来的人才会知道哪些话是我们的最后一句。行走也是如此。生命本身既是一次漫长的行走，也是一次漫长的对话，我们行走的路径就是我们生活的路径。当然，有开始和结束。但每一个开始的时刻本身都处于事物的中间，因此也必须是一个结束的时刻，与之前的一切相关。同样，每一步都面向两个方向：它既是通往我们过去生活的路径的终点，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推动我们走向未知的未来目的地。我们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也是如此。我们开始写作，你开始阅读，都是在事物的中间，只是因为我们暂时放下了其他任务。然而，我们并非独自前行。我们的主要论点是，行走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活动：在时间、节奏和语调上，双脚的反应与声音一样，都是对他人存在和活动的回应。我们认为，社会关系不是在原地展开的，而是沿着地面一步步走出来的。

通过这本书，我们汇集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几条思路：关于人类身体及其运动；关于感知和感官的工作；关于教育、技能培养和知识的形成；关于空间和场所的构成；关于漫游和讲故事；以及关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我们追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脚步，他在1934年关于《身体技术》的著名文章中，可能是第一个将行走作为一个严肃的比较民族学研究课题提出的人（Mauss 1979, 95-135）。与他的许多著作一样，莫斯只留下了一个零碎且未完成的草图，勾勒出一个尚未完成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在其表述上是如此不合时宜——列出了世界各地的习俗——然而在其提出的问题上却如此超前，以至于长期以来无人问津。它被彻底遗忘，以至于当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四十多年后推出以身体倾向（habitus）为核心的实践理论时，很少有人记得莫斯已经将habitus引入人类学，作为他理解身体技术社会形成的关键，并小心地将其与个体的“习惯”区分开来，通过行走的叙述来说明它。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叙述是关于手臂和手的：“我认为我可以认出一个在修道院长大的女孩。通常，她会握紧拳头走路。我仍然记得我的三年级老师对我大喊：‘白痴！你为什么总是张开双手走路？’因此，行走也有一种教育”（Mauss 1979, 100）。

事实上，行走是整个身体在运动中的成就，既是手和肺的工作，也是脚的工作。

当然，布尔迪厄对habitus的理解与莫斯相去甚远。因为莫斯仍然是他的导师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忠实追随者，将集体表征系统置于其思想的核心。他的观点很简单：为了被实施或赋予物理表达，这些表征必须调用某些物质手段，而对于人类来说，这些手段首先是由身体提供的——无论是否通过体外工具扩展。因此，身体扮演着集体主体（即“社会”）的客体角色。布尔迪厄拒绝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habitus牢牢地置于身体与其周围环境积极互动的空间中，即日常任务中的“实践掌握”，涉及特定的姿势和手势，或特定的身体形态（Bourdieu 1977, 87）。例如，一种行走方式不仅仅表达通过文化规范和礼仪教育已经传达的思想和情感。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在步行运动的实践中，这些文化形式不断生成（同上，93-4）。

但我们是否也可以反过来提出这个命题，认为思考和感受是行走的方式？这无疑是对行走概念的更广泛解释，作为马克辛·希茨-约翰斯通（Maxine Sheets-Johnstone）所称的“运动中的思维”的典范实例。然而，迈出这一步迫使我们承认，思考和感受并不是在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物质世界条件之间建立外部接触或对应关系，而是在一个信息世界中穿行，这种运动既与周围他人的运动节奏共振——我们分享他们的旅程或与他们交叉——也是开放式的，既没有起点，也没有最终目的地。因此，我们不仅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存在而行走，我们也因为行走而成为社会性存在。行走是社会性的，这似乎显而易见，但令人惊讶的是，社会科学家对此却关注甚少。然而，坚持——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社会生活是行走的，这是一个更强有力的主张，即社会扎根于实际的生活经验中，我们所踏足的土地与我们呼吸的空气相交。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而不是在某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由话语构建的意义领域中，生活在其相互关系中被一步步走出来。因此，我们建议，对行走的细致民族志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性的真正含义。这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在众多呼吁将身体理解为文化形式存在的存在论基础的呼声中（Csordas 1990, 5），我们往往忘记了身体本身是建立在运动基础上的。行走不仅仅是身体所做的；它是身体所是的。如果身体是文化的基础，那么行走——或运动中的思维——是“成为身体的基础”（Sheets-Johnstone 1999, 494）。

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Lee and Ingold 2006），民族志学者习惯于在步行中完成大部分工作。但与一群人生活通常意味着与他们一起行走，很少有民族志反思行走本身，更不用说从我们在这本书中提供的比较视角出发。毫无疑问，行走的主题经常出现在民族志学者的田野笔记中。然而，一旦他们开始撰写成果，它往往被边缘化，转而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人们前往的目的地或途中发生的对话。即使是多地点田野调查（Marcus 1998）也关注地点本身，仿佛生活是在一系列固定场所中展开的，而不是在它们所在的路径上。然而，人们如何步行（正如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类所做的那样）是重要的。他们如何准备和出发，以及他们如何在可能难以行走的地方继续前行？他们如何到达？借鉴现象学传统（Jackson 1996），我们旨在将我们的社会和象征观念嵌入到将实践与表征、行动、思考和交谈联系在一起的日常活动中，并表明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移动中。在描述他们自己的路径或他们与之同行的许多地方的人们时，本书的撰稿人——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并代表多种理论视角——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抱负，即关注与世界通过脚部接触的体验。作为引言，我们将逐一介绍他们，最终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正如一次旅行所应有的那样。

\*\*出发\*\*

当我们开始行走时，我们的目光并不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是试探性的，甚至是实验性的，时间在我们尝试时缓慢流逝。由于还不确定我们的方向或目的地，每一步都感觉像是我们的第一步：一个可能导向第二步、第三步的独立步骤，但也可能毫无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像运动员在起跑枪响时那样开始行走，瞬间进入行动状态。因为只有在迈出相当多的步伐后，当双脚找到节奏，身体获得动力时，我们才会发现——而无需意识到任何开始的时刻——我们已经开始行走了。在这方面，出发以一种高度简化的形式重演了婴儿期发生的事情。婴儿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近处。为了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到达它，他或她会即兴创造一种混合了步伐和跌倒的移动方式——俗称“蹒跚学步”——直到经过看似漫长的时间后，它成熟为一种完全成熟的行走。当然，婴儿很少独自行走，父母或年长的兄弟姐妹会伸出援手。有时，他们可能会被抱着，而正是在跨坐在或骑在成年人肩膀上时，婴儿